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改、思政与反思

王国念¹, 肖珊^{2,*}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际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内地自1978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的四个主要阶段和特征；对第四阶段（2022年以来）引入的英语思政教育理念的由来和官方核准的新编思政教材的诸多版本进行解读；讨论了英语教学起始年级（一年级或三年级）的差异和各地使用教材版本的不同导致的主要问题：教育资源不公平、学习兴趣丧失、亲子与师生关系紧张、地区间贯彻语言思政理念的差异化等。结论认为，新编思政英语教材的达标性、英语学习低龄化的合理性应接受2022年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研究的检验。

关键词：教育公平；义务教育；英语教改；英语思政；零基础学习者

Reflection on the Reform of English Curriculum and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hif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Guonian Wang¹, Shan Xiao^{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ur main stages and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since 1978)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Grades 1–9) in Chinese mainland. It also interprets the origi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IPEC) introduced into English courses during the fourth stage (since 2022), alongside the multiple officially approved versions of newly compiled English textbooks with IPEC contents. It proceed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main problem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arting grade of English teaching (Grade 1 vs. Grade 3) and by the use of different textbook versions across regions, including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resources, loss of learning interest, strained parent-child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inconsist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IPEC in English teaching across regions. The conclusion holds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ewly compiled IPEC English textbook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younger age trend in English learning should be tested against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

Keywords: Educational Equity;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Education Refor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IPEC) in English Curriculum; Absolute Beginner

作者简介：1. 王国念，1978年1月生，汉族，湖北随州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言接触、文学、语音、区域国别研究等。2.* 肖珊，通讯作者，1983年5月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英汉语言对比、国际中文教育、区域国别研究等。

1 引言

中国的中小学英语教育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材与教学改革始终紧跟国家发展需求，历经数十年探索形成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1]（2022年版，以下简称《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课程标准从起步摸索过渡到相对成熟阶段，体现着对英语教育规律的认知不断深化。

目前在全国各地使用的义务阶段《英语》教材包括20多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本文暂未统计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版本）。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定采用某种或几种版本的《英语》教材，甚至在同一省区通行多个版本，比如广东省内义务阶段同时使用人教版、外研社版和教科版等不同英语教材（详见附录）。这些现状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统一性、教师备课授课的衔接性、区域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可能构成较大挑战。

2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改回顾

我国基础外语（本文仅涉及英语）教育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发生了较大变化。借鉴刘道义、郑旺全及易斌的观点[2,3]，可将这40多年的发展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2.1 教材替换与必修覆盖面延伸阶段（1977-1987）

国家教育部组织力量从1977年开始编写义务阶段通用英语教材，次年开始淘汰老旧教材。1986年出台《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英语成为必修课，并从城市向农村学校延伸。这十年间，全国范围内开设小学英语的学校数量很少。

该阶段英语教材、教法重视语音、语法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强调句型和英汉语比较；也存在较多局限性，比如缺少语境设置，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欠缺，教法相对陈旧，内容游离于现实。[2]

2.2 教材国际化与对外交际能力培养阶段（1988-2000）

此阶段借鉴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教学大纲的开放性和科学性有所提高，英语教材和教学侧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人教社率先开发中外合编教材，遵循“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互为补充”的原则[2]。初中教材打破了第一阶段以语音和语法为主的框架，以贴近现代生活的话题、内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这促进了教法和学法的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考英语科目于1997年在广东试点增设听力题目。

该阶段部分教材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分强调趣味性、活动性，对英语基础知识的循序渐进安排不合理，造成教学困难。同时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在贯彻大纲精神时困难较多，教师通常专注于知识传授和成绩提升，忽视了学生综合语言素质的培养。

2.3 教材全面发展与学生主体培养阶段（2001-2021）

教育部于2001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同时制定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等课程标准，把小学、初中与高中课程统筹考虑，提出了连贯的目标体系。课程改革理念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注重素质教育，突出学生主体，倡导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交际。从2001年秋季起，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起始年级多为三年级；次年秋季延伸到乡镇小学。

该阶段教材编写强调主题和语境相结合，联系生活，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特征、科技成果。教材版本逐渐多元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革命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巧妙对比中西方文化，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批判思维。在教法方面，英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和教育技术，多维度、多平台、多场景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自

由使用慕课（MOOC）等平台拓展英语技能。

尽管该阶段英语教材版本繁多，但课本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不足，不利于学生通过英语讲述和弘扬本国文化。另外，义务阶段学生口语练习较少，听力和交际能力受限。

2.4 思政导向与创新发展阶段（2022至今）

教育部2022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出台，明确了课程目标，凸显学科育人价值，不再仅仅追求英语知识的传授，而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情感态度的培养，并增加了英语思政教育的内容设置。[1]同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构建大思政课体系，深挖语言等学科的思政资源。

该时段义务教育《英语》教材呈现“百花齐放”态势，有些省份甚至同时采用七八种不同版本英语教材。鼓励教师将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探究方式进行课堂、课后、线下、线上全方位学习、操练英语，以期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由于各地采用的教材版本各异，小学英语起始年级不同，课程的语言点、难易度、思政覆盖面、价值导向差异较大，有些教材难度增加，词汇量大幅提升，一些语言点前置，对零基础的小学生来说难以适应，也出现了老师、学生、家长三方普遍焦虑的现状。[4,5]

3 英语思政与教材更新

“英语思政”是近几年形成的理念，义务阶段《英语》思政教材于2024年秋季正式推出。

3.1 英语思政的由来

“课程思政”的提法，首次出现于2017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将该理念逐渐融入到各个学科领域。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要“进教材、进课堂”。2022年

教育部推出《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明确英语教学需承担起帮助理解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1]

3.2 英语思政教材的推出与替换

在2022年《标准》指引下，多个大学出版社和人教社、外研社、外教社等组织力量，在原有各个义务阶段《英语》教材基础上进行修订或重新编写，有机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英语课本中强化德育功能。全新的英语思政教材于2024年秋季在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使用，涵盖从小学到大学全阶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6]，新入选教育部统编义务阶段38个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涉及近30家出版社（杂志社、研究院），其中参与“五·四学制”3套教材修订的就有人教社与外研社等5个出版社。（参见附录）这些新编《英语》教材中有22个版本（套）的册次涵盖三年级到六年级，9套涵盖七年级到九年级，另有2套涵盖五·四学制的三年级到五年级，3套涵盖五·四学制的六年级到九年级，以及2套大字版分别为三年上下册和七年级上下册（供低视力残疾学生使用）。所有新版教材均配有听力材料（大字版除外）和教师用书。

目前尚无明文规定哪些地区在何时需要采用上述融入了思政元素的《英语》教材，但可以预见，在新《标准》指引下，原有义务阶段《英语》所涉出版社将逐步更新教材，且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年级逐步采用教育部2024年指定书目中的新编《英语》教材，贯彻“课程思政”理念。

4 讨论与反思

4.1 各地英语教学起点年级不同、教材版本各异

从公开信息可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规定的《英语》教育起始年级不同，分为一年级起点（北上广深和江苏等地）和“柔性”起点（其他多数地区）。北上广深和江苏多数学校近两三年开始采用一年级起点英语教材；在江苏苏州和扬州的

主城区,已规定从一年级开始教授英语。“柔性”起点地区较多,省级教育部门规定英语教学起始年级为三年级,通常补充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学校可以提前。实践中,在一、二年级开设的英语课,通常作为校本课(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山东青岛、福建漳州等地),或者每周英语课不多于1课时且不得挤占其他学科课时(福建、深圳、陕西等地),或者以听说为主(湖北、山东、江西等地)。

除了英语教学起始年级不同,教材的选用也是以各市(州)甚至所辖区(县)为单位来决定的,因此存在“同省不同版”“同市不同社”的情况。例如,在山东省,就同时存在多达8种不同出版社的一年级起点英语教材(一、二年级)供各地选择,该省2025年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初审通过名单中有多达10个出版社版本[7];仅在青岛市,同一学段可并行使用外研社版(一年级起点)和人教版(三年级起点)。广东省各地义务阶段的《英语》教材也呈多样化,全省采用的版本不下于7种,仅广州市义务阶段就采用了人教版和沪教牛津版(初中)、科教广州版(3-6年级)、广州口语版(1-2年级)。

相比而言,黑龙江省、河北省过去较长时间里在小学英语教材使用上版本较为单一、稳定,前者主要使用人教社版,后者小学英语教材以冀教版为主。两省从近两年开始采用其他版本的小学英语教材。

4.2 差异导致的主要问题

在不考虑英语师资力量差异的情况下,上述教材版本差异和英语学习起始年级差异很可能导致下列主要问题。

一是加剧区域语言教育不公平和教育资源不均衡。多家媒体报道,家长和一线英语老师发现,新版《英语》三年级起点教材似乎是为一线城市孩子准备的,且“默认”他们前面几年已经打好了英语基础;偏远县、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孩子是真正的“零基础”学习者,他们大多数拿到新编课本就直接输在了“起跑线上”。而那些“有条件”的地

区从一年级开始使用《英语》教材,其家长大多会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帮助“热身”“助跑”,这进一步背离了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要公平和均衡的初衷。[8]

二是增加学生语言学习压力,压制英语学习兴趣。2024年修订后的教材词汇量普遍增加,初始难度提升,对零基础学生来说学习吃力,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兴趣下降,而另一部分乡镇的孩子(特别是那些跟随祖父母的留守儿童)从一开始就近乎放弃了这门外语。本文调查发现,某乡镇学校三年级学生使用新教材后,因词汇难、课时少,学习效果不佳,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失去兴趣,单元测试及格率低于40%。另有监测报告的数据[9]令人沮丧:乡村七年级(报告八)和三年级(报告九)英语单元测试及格率均低于10%，“待及格率”高于九成;报告八直言不讳地说:七年级很多孩子的英语水平甚至不如有些小学一年级学生。他们学习英语“丢失的”几年,怎么办?未来几年,又怎么办?

三是影响亲子关系和课堂教学。英语起始年级和教材不同,学生却要在中、高考时面对同一张英语试卷,这让很多家长产生焦虑。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英语落后,被动选择课外辅导,违背了国家“双减”的初衷,且有可能影响亲子关系。[10]两种差异也给教学带来挑战,如教师需花费更多时间、精力重新设计课件;同一班级存在英语基础迥异的学生,教学难度增大,且这一问题已经传导给了大学英语课堂——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已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众多高校实施多年。那些与双一流高校无缘的孩子,又怎么办?正如作者已就业的学生从英语讲台上发来哭泣的留言:老师,我可否放弃?

四是可能导致语言思政理念贯彻的差异化和地方文化、天气等代入困难。不同版本英语教材的思政渗透角度不同,例如人教版侧重传统文化整体呈现,而地方版侧重用英语讲述本地民俗、气候、景观等。若缺乏统一协调,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对我国传统价值观、自然文化景观的理解和表达不够系统、全面,对非本地习俗、气候较难认同。比如,入选教育部2024年用书目录的C市某出

版社新编《英语》三下教材[6]，第五单元要求孩子跟南半球A国的朋友写电子邮件讨论C市的天气、着装跟A国的差异（南北半球季节差异）。先不说这个内容设计的难度是否超过了三年级起点孩子可接受的程度，假如该出版社的新教材像过去一样继续在相距1400公里外的Y省B市使用，B市5至6月（初夏）穿着秋衣秋裤写邮件的孩子，大概很难知道（也很难理解）C市2025年6月上旬气温已经飙升到39℃了；B市的孩子怎么向赤道南边A国也穿着秋衣秋裤（冬季）的朋友准确传达C市的天气？按照2022年《标准》中感知中外文化异同的要求[1]，B市和A国的孩子同穿秋衣秋裤，对这个“异同”感知是否失真了？好消息是，Y省B市三四年级已经换成了人教版新编《英语》，五六年级则继续使用C市出版社的教材。其他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在选用异地教材时，也能成功避开这种“坑”吗？

5 结论与建议

在英语学习起始年龄不断降低、教材版本不断扩容、语言思政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百花齐放”“减负增效”和“教育公平”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考验着语言教育主管者、教材提供者、英语讲授者和少年儿童学习者等多方主体的智慧和定力。

首先，有些教材为了满足语言思政的要求，在起点阶段强行采用诸如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汉式英语”，对处于语言模仿关键期的学龄儿童弊大于利，将对其感知英语的规范性和地道性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语言规范+文化共鸣”双达标[1]，思政教材才能达标。

其次，教材多元化、起点低龄化与区域基础差异化衍生的问题，在短期内恐将继续存在，需要上级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地方编写的初始阶段英语教材应尽量避免异地使用。

最后，在语言迁移方面，针对国内特定英语教材中负迁移内容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对于低年级英语学习群体的针对性研究不足，就一年级或三年级英语零基础学习者的英汉双语迁移现象和应对策

略，更需要开创性研究。

致谢

感谢我们《英语语音》慕课（地大版）学员、乡村小学英语教师曾洋娜提供的教学反思；感谢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任勇兵、蔡文强、王秀丽等校长提供的乡镇英语学情和师生困境；同时感谢同事周良军校长、徐琼老师，以及两位学生（现为老师）贵超红、范赛娟从义务阶段英语教学一线提供的单元检测和考试数据；还要感谢我校对口支援的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几位老师提供的教材使用信息；最后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针对我们有关新编《英语》（三上）教材的相关问题和修改意见提供的细致解答和专家反馈。所有这些努力都有望促进我国义务阶段英语教材的修订、完善和教法的改进、提升。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刘道义，郑旺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英语教育发展报告[J]. 课程·教材·教法，2018，(12): 12-20.
- [3] 易斌. 回顾·反思·展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
- [4] 名师俱乐部. 新教材难哭孩子，家长的天塌了[EB/OL]. https://m.sohu.com/a/812602149_650698?scm=thor488_14-200000.0.10006.a3_515295-a2_3X2599, 2024-09-29.
- [5] 南风窗. “吴彬彬同学”，逼疯学生和家长[EB/OL]. <https://www.cqcb.com/shixiang/2024-10-22/5681897.html>, 2024.10.22.
- [6] 教育部. 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408/t20240805_1144254.html, 2024-08-02.
- [7]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初审通过名单和小学一二年级英语教材目录[EB/OL]. http://edu.shandong.gov.cn/art/2025/8/5/art_107093_10341895.html, 2025-08-05.
- [8] 黄继安，翟红.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思考与建议[J]. 文学教

育, 2025, (04): 116-119.

[9] 秀雯.义务教育英语教学质量监测报告(通用12篇)[EB/OL].
<https://www.unjs.com/fanwenku/316182.html>, 2024-10-13.

[10]张传勇, 钱攸悠, 甘逸鸣, 郑芷莹, 扶蔼琳.教育减负、学生在校时长与家长反馈——基于CEPS和文本大数据的实证分析[J].实证社会科学, 2025, 12 (01): 31-58.

附录

义务阶段主流英语教材版本、使用地区与特点速览

出版社(版本)*	主要使用地区	教材特点与使用地区起始年级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教版)	黑龙江、广东***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 全国使用最广泛的小学英语教材之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外研社版)	同上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师大版)	北京、河南、安徽***、广东***、山东***、福建等地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鲁科版)	山东***、山西等地	†; 山东泰安、淄博等地五·四制小学阶段使用三年级起点版本
科学教育出版社** (科教版)	广东***、广西等地	†
广东教育出版社** (粤教版)	广东***、山东***等地	†
译林出版社** (译林版)	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
上海教育出版社** (沪教牛津版)	上海、安徽***、山东***等地	†; 仅上海地区使用一年级起点版本; 语言地道, 语法简略
科学普及出版社** (仁爱版)	22个省区的部分城市	††; 教材起点低; 初中版英语教材市场份额曾仅次于人教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教版)	河北、甘肃、西藏等地	††
湖北教育出版社(鄂教版)	主要在湖北等地	††

*出版社(版本)排名不分先后, 仅为不同起始年级版本表述方便; 表格内容为作者基于近10年公开信息整理, 少量信息可能存在更新延迟。

**该出版社参与修订的义务阶段《英语》教科书入选教育部《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

***山东、广东、安徽三省使用的义务阶段《英语》的版本数量最多, 表格中多个版本在三省的多个城市使用(据2024年之前统计数据)。

†该出版社(版本)提供一年级起点和三年起点两种版本的《英语》教材(2024年之前)。

††该出版社(版本)主要提供三年起点版本的《英语》教材(2024年之前)。

